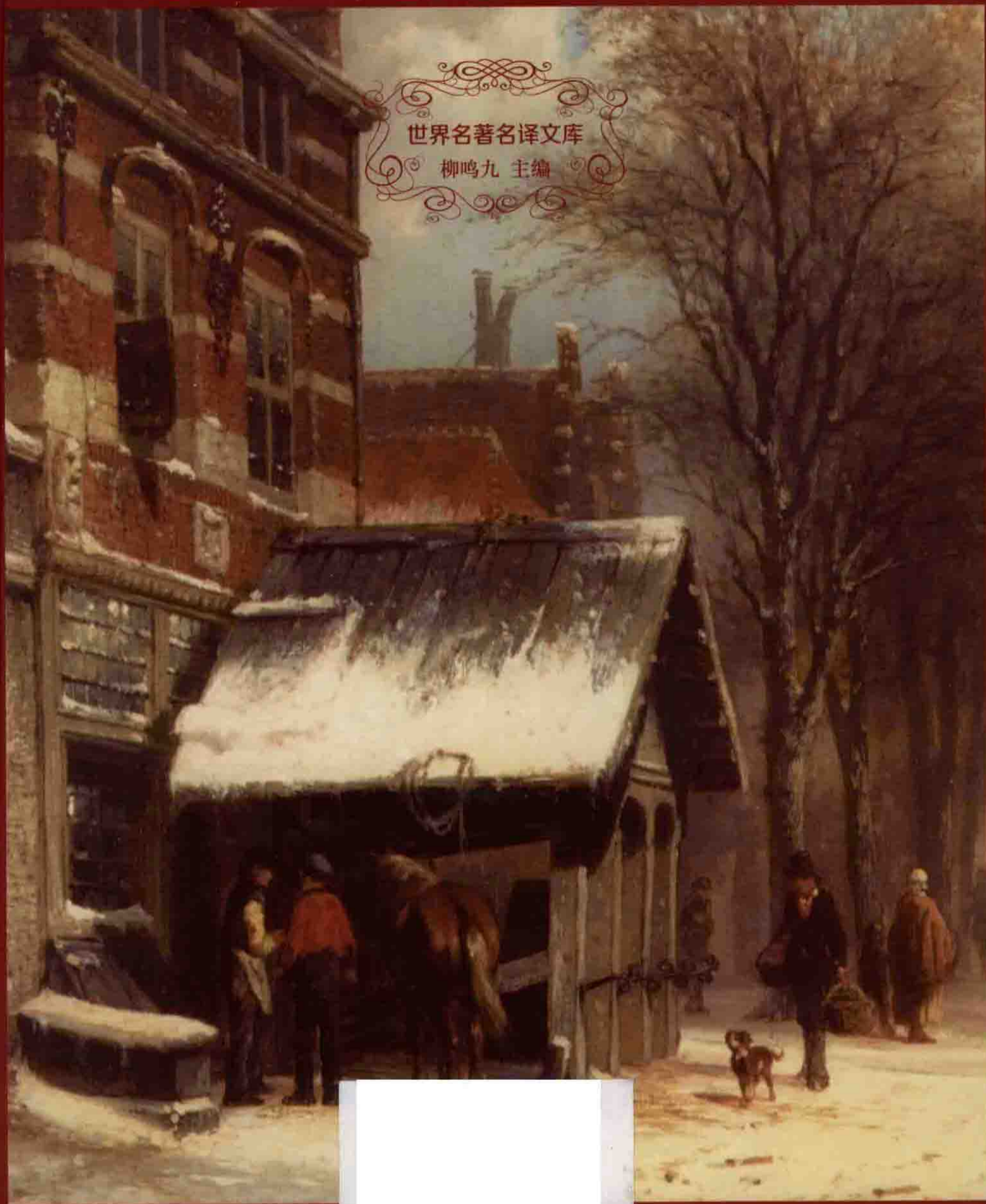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狄更斯集 07 殷企平 编选

匹克威克外传 上

〔英国〕查尔斯·狄更斯 著 莫雅平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狄更斯集 殷企平 编选

匹克威克外传 上

[英国] 查尔斯·狄更斯 著 莫雅平 译



“世界名著译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守仁 丹 飞 史忠义 宁 瑛 冯季庆 朱 虹

刘文飞 李辉凡 陈众议 陈绍敏 罗新璋 贺鹏飞

倪培耕 高中甫 黄 梅 黄 韬 谭立德

主编助理 赵延召 乌尔沁 张晓强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

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辨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

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年元月

译本序

译完《匹克威克外传》，确有登完一座万仞高山之感。近万次查阅词典，历时三年有余，终于译出这七十来万字，真不容易。然而就整体而言，翻译此书却并不是一桩苦役，因为在翻译过程中，这部洋洋洒洒、妙趣横生的巨著让我开心地笑了不止一千次。一想到有可能以一个新的译本给广大读者带去同样的欢乐，我从心底里感到欣慰，与之相比，译事的苦辛和翻译者鹦鹉学舌的尴尬算得了什么呢？为了这种共同的欢乐，我要衷心感谢狄更斯先生，因为他通过这部独具英国特色的幽默与讽刺巨著，给越来越一本正经的现代人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笑的机会，使我们欣喜地发现自己有幸还残存着一点儿笑的潜能（据研究，儿童平均每天笑四百次，而成人平均每天只笑十五次）。

一 也许任何一顶单色的“帽子”都不适合狄更斯

说到查尔斯·狄更斯，国人并不陌生，他是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小说家，也是举世闻名的幽默大师。早在一九〇八年，林纾和魏易就用文言文把他的半自传体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当时译为《块肉余生述》）等译介到了中国，可以说他是最早为国人所了解的少数外国大作家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狄更斯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中国享有极高的地位。不过我觉得仅仅以“批判现实主义”来概括狄更斯是远远不够的。理由有三，首先，狄更斯的早期作品，如《匹克威克外传》，充满对田园生活的向往，颇具浪漫情怀，因此，至少可以说早期的狄更斯是一个或半个浪漫主义者；其次，尽管从《匹克威克外传》到《董贝父子》、《荒凉山庄》再到《双城记》和《远大前程》，

狄更斯的风格越来越沉郁，但即使是在他后期的作品中，都不时可见幽默与机智的闪光，而幽默的心理基础恰好是喜剧精神与浪漫情怀；最后，狄更斯始终没有放弃宽恕与仁爱的基督教信念，坚信爱能感化人并消除仇恨，这说明他同时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幻想主义者。

我认为，在文艺领域赋予某种主义以独尊地位是失之偏颇的。同样，以既定概念来框定一个作家也是机械的、狭窄的。再说，过分强调“批判现实主义”，还有可能误导读者，让人误以为只有现实主义作家才具有批判性。其实，优秀的作家大多是直面现实人生并具有批判精神的，以《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等闻名的法国浪漫主义大作家雨果便是例证。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浪漫主义因素与现实主义因素是相互交融的，这无疑显示了文学风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我怀疑任何一顶单色的“帽子”都不合适狄更斯，或者，也许他根本就不喜欢“帽子”。

狄更斯出身于小职员家庭，父亲嗜酒成性且挥霍无度，结果负债累累，导致全家人被迫住进债务人监狱。狄更斯十二岁便开始为家里的生计操劳了，当过皮鞋油作坊学徒、打包工、律师事务所抄写员和报社见习记者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学徒时他曾被雇主安排在橱窗里当众表演，作为广告任人围观，这种遭遇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也对他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狄更斯在儿时是一个苦孩子。诚然世界上的苦孩子很多，但狄更斯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没有被苦难压倒，而是通过坚忍与努力战胜了它（他是自学成才，“毕业”于伦敦的贫民窟），他把它化成了艺术素材并因此赢得了荣誉与财富。

走笔至此，我不由想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加拿大作家李柯克和捷克作家哈谢克，这几位幽默大师和狄更斯一样是“苦孩子”：塞万提斯出身于一个终生潦倒的医生之家，儿时曾随父亲四处颠沛流离；马克·吐温十二岁丧父，从小就尝遍了人生苦辛；李柯克也出身贫寒，未成年就被落魄的父亲抛弃了；哈谢克则十三岁丧父，儿时他与母亲和弟妹主要靠别人的施舍和乞讨活命。这

种惊人的相似，让我莫名其妙地感到幽默是植根于苦难的，或者至少与苦难有关——这种说法或许有以偏概全之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上述几位幽默大师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喜剧精神与悲剧意识的交融，在让人忍俊不禁或捧腹大笑的同时，常常感到悲从中来。难怪果戈理说：真正优秀的幽默往往以“有目共睹的笑”揭示“世人觉察不到的泪”。狄更斯的作品往往也是如此。

二 《匹克威克外传》：英国版《堂吉诃德》

《匹克威克外传》是狄更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这部既富于浪漫奇想又紧贴社会现实的幽默与讽刺小说，主要讲述的是天真善良、不谙世事的有产者匹克威克带领其信徒们在英国各地漫游的奇趣经历与所见所闻。全书情节分为两条主线：一是匹克威克与骗子金格尔的一次又一次较量；二是巴德尔太太诉匹克威克毁弃婚约的诉讼。在这两条相互交织的主线之外，匹克威克信徒们的故事以及旅途听到的故事（故事中的故事）则构成一条条副线。其中故事套故事的结构，显然受益于《一千零一夜》、《十日谈》、《堂吉诃德》和《坎特伯雷故事集》。而通过漫游纪事对英国社会作全景式的透视，则无疑受了流浪汉小说的影响。事实上，《匹克威克外传》历来被视为英国流浪汉小说的代表作。

流浪汉小说最早流行于十六七世纪的西班牙，其主角通常是破产后沦为流浪者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他们以欺骗、偷盗为业，常常玩世不恭，放浪形骸，并以恶作剧报复社会。流浪汉小说一般都是由主角自述其不幸遭遇，其中不乏对贵族、教士及有钱人的冷嘲热讽，在让人发笑的同时，也让人对世道的不公和人世的苦辛感慨万千。《匹克威克外传》中的金格尔就是这样一个以坑蒙拐骗为业的典型的流氓无产者。不过，狄更斯没有落入传统流浪汉小说的窠臼。他不仅让匹克威克等有产者做了暂时的流浪汉并与真正的流氓无产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较量，而且以浓墨重彩塑造了山姆这个诚实无产者

的形象，让这个小人物的整个小说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是在众多小说中对中下层小人物的大书特书，为狄更斯赢得了伟大的文学革新家的称号。而更重要的是，狄更斯以幽默与讽刺的妙笔，完成了当时英国社会的一幅世相巨画，从而使流浪汉小说突破了主人公个人生活的局限，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

由于其与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经典《堂吉诃德》的种种相似，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匹克威克外传》可以说是英国版的《堂吉诃德》。光是粗略地比较一下两位主人公的特点，就可以发现此说不无道理。两人在人格实质上是一致的：纯洁善良、和蔼可亲、学问渊博、崇尚正义。两人都是颇具理想主义色彩同时又有点可笑的偏执狂：堂吉诃德痴迷于骑士伟业，做出了与风车大战的可笑之举；匹克威克则痴迷于知识，对各种荒诞不经的见闻孜孜以求；匹克威克把一块普通石碑视为至宝并对其进行苦心研究，这种荒唐之举与堂吉诃德把铜盆当成魔法师的头盔一样可笑；两个人都怀着美好的愿望去做自认为该做的事，可结果却常常是事与愿违，闹出一个又一个笑话。他俩是可笑的喜剧人物，然而另一方面却又都是疾恶如仇、爱打抱不平和救苦济贫的精神可嘉的斗士：堂吉诃德误以为乘马车赶路的贵妇是被强盗劫持的公主，不分青红皂白就对随行的教士大打出手，并为自己救了“公主”而感到无比自豪，弄得别人哭笑不得；匹克威克呢，他每次发现金格尔都穷追不舍，有一次他怀着义不容辞的激情夜赴女子学校阻止金格尔拐骗少女，结果却是中了诡计，不仅使全校师生虚惊一场，而且自己还落了个风湿病复发。另外，在同情弱者、嘲讽社会丑恶等方面，《匹克威克外传》与《堂吉诃德》也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三 喜剧精神与悲剧意识的交融

《匹克威克外传》洋洋七十来万字，读来却并不让人感到厌烦，相反倒是经常让人忍俊不禁，甚至拍案称快。这主要是因为狄更斯挖

掘了生活本身的喜剧性，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喜剧情节：如匹克威克不知道女房东巴德尔太太对他暗恋在心，一不小心让她误以为他要娶她，致使她因过度兴奋晕倒在他怀里，而且刚好又被人撞见，结果他莫名其妙地陷进了巴德尔太太诉他毁弃婚约的诉讼之中。又如匹克威克满腔热情地为一位正准备相亲的绅士提忠告，被那位绅士尊为良师益友，不料准新娘竟然是匹克威克深夜误入其卧室的那位女士，由此而生的惊讶与尴尬立即使一切都砸了锅……

人生在世，事与愿违的尴尬是常有的。在事物的本来面目与我们认为它们应该表现的模样之间，有时存在相当大的反差，而这种反差所蕴含的喜剧性，恰好是幽默赖以成长的沃土。世上可笑可乐之事可谓比比皆是，关键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敏感和灵性去发现。在狄更斯的生花妙笔下，匹克威克在众目睽睽之下追自己那顶被风吹走的帽子的情景，实在是有趣透顶：风像开玩笑似的吹吹停停，时大时小，匹克威克时追时停，气喘吁吁，尴尬之态可想而知——追扑得太急会把帽子弄坏，追得太慢则会永远失去它；除了足够体力之外，追帽子需要大量的冷静和特别的判断力。当帽子在风中滚滚向前，匹克威克在后面手足失调地拼命追逐时，追帽子简直就成了一场痛苦的人生角逐。一个小小的细节居然能折射如此微言大义！我们不能不佩服狄更斯的喜剧敏感、幽默心境和非凡笔力。读《匹克威克外传》，我们首先要感受的是狄更斯把人生当作一场趣味喜剧去细细观看和品评的喜剧心态。有道是：“人生如戏。”我们既要学会当演员，也要学会当看客。

读《匹克威克外传》的很多章节，在笑过之后我们常常会有所感悟，有时甚至会感到某种酸楚。由此可见，狄更斯的幽默与讽刺和肤浅的插科打诨是有所不同的，它是一种浓缩着人生体验与思考的有一定深度的幽默与讽刺。其深刻性最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作品所蕴含的人生悲剧意识上。人生无疑是有悲剧性一面的。这一点尽人皆知，不必多言。《匹克威克外传》在展示人生的悲剧性方面，的确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比如说，在那个虚华的化妆早餐会上，贵妇人莱奥·亨特尔夫人为排遣无聊和满足虚荣心而大宴各路名流。她自命不凡地扮演

智慧女神，可是在面对大骗子金格尔时，她不仅毫无鉴别力，相反还得意地把他引为贵宾。她把她那首无病呻吟的诗《奄奄一息之蛙》一连朗读了两遍，虽然博得了众多马屁精的赞扬，可是在行家眼里却不免有几分可笑。她不知道大家不再请她朗读第三遍的原因，更不知道她提供的早餐比她的歪诗更合来宾们的胃口。在亨特尔夫人那颇具喜剧色彩的自命不凡后面，的确隐藏着某种具有悲剧意味的东西。正是由于揭示了生活的喜剧性所掩盖的悲剧性，狄更斯的幽默作品才能在让读者发笑的同时，让他们感到某种幽幽的涩味。

正如前面所说的，优秀的幽默作品大多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喜剧精神与悲剧意识的交融，因此，真正优秀的幽默作家在骨子里是严肃的，有时甚至是沉痛的。狄更斯也不例外。比如说，在《匹克威克外传》中，那个哑剧演员因经常无角色可演而陷入贫困，生存的重压与酗酒的恶习使他早衰并病倒了，他在病床上被高烧弄得心智狂乱，呓语连篇，到死都不得安宁。回光返照之际，他从床上挣扎起来，抬起枯槁的四肢，用古怪的动作扭来扭去，还以为那是在戏台上演戏！一个临终之人在病床上扭来扭去，以为自己正在演戏，那情景的确滑稽可笑，同时又非常令人心酸。这样的一幕无疑是熔喜剧性与悲剧性于一炉的，让人看了怎能不为之动容。

四 批判精神与仁爱理想并行

狄更斯的批判精神是众所周知的。在《匹克威克外传》中，他犀利的笔锋戳向了当时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刻画了一幅英国社会的百丑图：翻云覆雨的市长、卑鄙无耻的议员、虚伪贪婪的教士、虚荣肤浅的贵妇、唯利是图的律师、见利忘义的经纪人、睚眦必报的政治鼓动家、招摇撞骗的流浪汉、好发雌威的悍妇、愚昧轻信的信徒，等等，不一而足。狄更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以直抒胸臆表达他对社会群丑的批判，而是把他的针砭隐含在生动的情节之中。不妨再举一个小例。股票经纪人弗莱舍尔老爷和西默瑞老爷得知曾请其享用大餐的

鲍弗尔破产了，他们不但没有半点同情与关爱，相反还就鲍弗尔是否会自杀以及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自杀打起赌来，两人都是一副其乐陶陶的模样。瞧，世态炎凉到了何等的地步！狄更斯描写这一切的语言是幽默而貌似轻松的，但他的鄙弃之情的确流溢于字里行间。

狄更斯的批判之笔所插入的社会生活领域很多。他对负责人监管制度的不公、司法制度的腐败、所谓的民主选举的虚假以及教会统治的黑暗等，都进行了有力的嘲讽与鞭挞。比如说，在狄更斯笔下，伊坦斯维尔的议员选举不过是一场闹剧和阴谋而已：为了拉选票，浅黄党以请酒收买男人；蓝党则以送阳伞收买女人，还企图通过她们控制她们的丈夫与兄弟。双方甚至还有人通过收买酒吧女招待往对方的选民的酒里放鸦片酊，使他们无法投票！除了这些阴招，双方还彼此公开谩骂，甚至大打出手，以拳头进行“雄辩”。如此选举，岂有公正可言！

在《匹克威克外传》中，与批判精神并行的，是狄更斯的仁爱理想。正如他本人在该书前言中所说，他揭批负责人监狱的黑暗和司法的腐败等，旨在匡扶正义，建立一个以仁爱统领人心的美好世界。狄更斯历来相信宽恕与爱能感化人和改造人，因此他主张阶级和解。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匹克威克最后对金格尔的宽恕与救助上。匹克威克对金格尔本来恨之入骨，但当金格尔落魄不堪、嗷嗷待哺时，他却又发了善心，不仅宽恕了这个宿敌，而且还接济他的生活，花钱保释他出狱，替他找到了正经的工作。金格尔呢，在匹克威克的感化之下，居然下了决心改过自新，最后成了一个好人。在这里狄更斯宣扬了“爱你的仇敌”的基督教教义。至于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教义是否能真正实现，那只有天知道。在金格尔的浪子回头上，无疑寄托着狄更斯美好浪漫的仁爱理想(或幻想)。这种仁爱精神致使狄更斯主张阶级和解，这一点在我国曾经是被当作阶级和时代局限受到批判的。其实，我们没有必要以现在的认识标准去苛求古人。除了狄更斯，其他很多西方作家都有类似的倾向，如在《悲惨世界》中，雨果也让冉·阿让最后宽恕了仇敌沙威。我认为，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这种宽恕所折射出来的仁爱理想。

五 平民意识与心灵的归属

狄更斯出身贫寒，自幼饱尝人世辛酸，这样一个平民子弟、一个富于人文精神的作家，他具有平民意识是顺理成章的。狄更斯的平民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权贵者尤其是为富不仁者的无情嘲讽与鞭笞，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论及，不再赘述。二是对弱小人物的同情，比如说他饱蘸同情地描写了负债人监狱中的囚徒们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表现了贫苦当事人在法律机器面前的无助，等等。即便是对金格尔那种以坑蒙拐骗为常业的流氓，狄更斯也不是绝对无情的，比如说在金格尔彻底落魄并入狱之后，狄更斯对他的描写不乏怜悯。三是对平民的优秀品质的赞扬。在以往的多数作品中，平民要么平庸愚昧，要么奸诈卑劣。而狄更斯突破窠臼，大胆地表现了优秀的平民身上常被人忽略的可贵品质，如朴实、忠诚、无私等，从而丰富了平民形象的内涵。

在《匹克威克外传》中，狄更斯的平民意识最成功的表现是对匹克威克的仆人——山姆这个平民青年的形象塑造上。山姆心地善良、风趣幽默、机智勇敢并且忠诚可靠，在小说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比如说，在法庭上诙谐地叫凶狠的布兹弗兹大律师尴尬地输掉一个回合的人是他，利用偶然的发现揭穿金格尔的阴谋从而使匹克威克一行摆脱羁押的人是他，为了能在狱中照顾匹克威克而故意欠父亲的债以便正当入狱的人也是他，在讼棍道森和福格因得不到诉讼费而拿巴德尔太太开刀时及时促成巴德尔太太与匹克威克和解的人还是他，就连促成有情人温克尔和艾拉贝拉私奔的人都是他。为了展示山姆的风采以及狄更斯刻画人物和营造喜剧氛围的功力，现简述山姆在法庭的出众表现如下：

温克尔、图普曼和斯诺格拉斯三位绅士都在布兹弗兹大律师的诱供性质询下败下阵来，布兹弗兹接着开始向山姆发起进攻，企图诱使山姆证明自己目睹了巴德尔太太晕倒在匹克威克怀里的情况。布兹弗

兹问山姆在他受雇的第一天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山姆说：“我得到一套全新的衣服。”在法庭引起哄堂大笑。法官生气地冲着他警告说：“你最好当心点儿，先生。”山姆答道：“我对那套衣服很小心呀；真的很小心，大人。”法官气不打一处来，可是对镇定自若的山姆又无可奈何。布兹弗兹因无法诱使山姆按自己的诱导做证，因此恼羞成怒，对山姆进行侮辱性地提问：“你有眼睛吗，威勒先生？”山姆答道：“有啊，我是有眼睛呀，可问题就出在这里。假如它们是一对获得专利、放大两百万倍的威力特别大的气体显微镜，那也许我就可以看穿一段楼梯和一扇松木板门了；可是，如你所见，它们只是眼睛，因此我的眼界是有限的。”这一答复使法官都微笑起来，同时也使布兹弗兹显得特别愚蠢。在接下来的较量中，山姆通过引述原告的话揭露了整个诉讼的阴谋实质，即道森和福格两个讼棍企图利用巴德尔太太从匹克威克身上榨出钱来。至此，布兹弗兹大律师尴尬万分，只好休战。

这场冤枉的诉讼使匹克威克颇有心力交瘁之感，幸亏有山姆、老华德尔、老威勒这些忠实朋友的帮助，他才开始了新的生活。在小说的末尾，历来是租房居住的匹克威克在伦敦郊外的林间买了房子定居下来，他的信徒温克尔和斯诺格拉斯都结了婚，山姆也和他心爱的玛丽结了婚，生了儿子，可谓诸事如意，皆大欢喜。匹克威克在田园之中找到了最好的安身之地，这无疑也表达了狄更斯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是，小说中有关田园的各章节比涉及大都市的章节轻松明媚得多。而最意味深长的是，狄更斯让匹克威克与地位和财富都不如他的山姆最后成了生死不渝的知音。《匹克威克外传》以大团圆结局，这不能不说有点落俗套，不过，这样的结局倒是挺合平民百姓的口味——平民百姓在现实中难以获得生活的美满，能让他们在小说的幻觉中找到暂时的心灵归宿或寄托，也不失为了一件仁慈的事。让我们谅解狄更斯的这种俗气吧！

瞧，胡乱这么一侃，就到了七千多字。企图以七千多字说清狄更斯这样一位著述甚丰、内涵复杂的大作家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明智

的人应该知道该歇手时就歇手的好处，因此我最好是就此停笔。诚然，关于狄更斯和《匹克威克外传》还有很多话可说，比如说《匹克威克外传》结构有点松散，有些章节语言有点啰唆冗长，但限于篇幅，在此就不再赘述了。英谚有道是：“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哈姆莱特。”本文所展示的仅仅是本译者个人对狄更斯及其《匹克威克外传》的粗浅理解，也许我为狄更斯量身制作的“帽子”一点都不合适他。相信读者朋友在亲自读完《匹克威克外传》这部熔浪漫情趣与现实关怀、喜剧精神与悲剧意识于一炉的巨著之后，会对本书及狄更斯有更深入的理解，会对世事人生有更透彻的感悟。

现在，在下已把锣鼓敲响，把帷幕拉开，一群奇特的演员即将登场，朋友们，请好好观赏眼前这一出人生大戏吧！

作者序

在初版前言里我已说过，《匹克威克外传》的创作旨在对一些趣人趣事做点介绍，并不企望有什么精巧的布局，甚至在当时笔者都不认为那是很可行的，因为本书原本就是以散漫的形式问世的。而“匹克威克俱乐部”这一组织，由于在小说的创作进程中发现难以处理，因此也就渐渐被弃之一旁了。虽然就某一点而言，经验和研究后来使我有长进，而且现在我或许可以指望用一条总的线索把各章节更紧密地连成一体了，但是目前的各章节仍然还是保持原貌，体现原来的意图。

我见过各种有关《匹克威克外传》来历的文章，无论如何，对我来说，它们都是极富奇谈魅力的。既然探讨本书缘起的文章时有出现，我或许可以推断读者诸君对此事也有点儿兴趣，因此我想在此说一说来龙去脉。

在我还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的时候，查普曼和霍尔两位先生迷上了我当时在《记事晨报》上撰写的或是刚发表于《每月杂志》的某些文章（其中一些最近已分两卷结集出版，由乔治·克鲁克山克先生插图），跑来约我写点东西以“先令月刊”的形式出版。这种刊物当时对我来说——我相信对其他任何人也是如此——只不过是模糊记忆中的某种冗长小说的连载小册子而已。当年小贩们带着它们到全国各地兜售，而我在做人生学徒期满之前，还曾为其中一些洒过不少的眼泪呢。

当我打开我在弗尼佛尔旅馆的房门接待那位代表出版公司的经理时，我发现他不是别人，两三年前我正是从他手里买下了那本赫然登有我的处女作的杂志，而在那之前或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那篇登载